

校總農雅劉 編主駱家楊

庫文界世

要刊部四

言法子揚

一之種卅集一第成集子諸

行印局書界世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尙難再遽。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術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誤重事字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於京師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葉父洗耳洗當作灋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春木之莈兮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注云李本莈作芒按音義不出莈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莈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從而繡其其盤悅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識其教化識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始六之詔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濤卷第十一 異以揚之當衍異字溫公集注可證 擊遼水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乎初刻已如此 寶蛛蝥之劇也劇當作靡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尙容下衍首陽爲工鮑食安坐以仕易農十六字依隱玩世下衍論時不逢四字其滑稽之雄乎按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溫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乎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 四 則渾一請問禮莫知一條 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卷第 八 渾渾一簡易一條 當在焉得條之

下 卷第 十 置守一條 當在屏營條之下 同抵蠟上都禮切當分爲二條云抵上都禮切蠟許

目次

學行卷第一	一
吾子卷第二	四
修身卷第三	六
問道卷第四	九
問神卷第五	一二
問明卷第六	一六
寡見卷第七	一八
五百卷第八	二一
先知卷第九	二四
重黎卷第十	二七
淵騫卷第十一	三二
君子卷第十二	三七
孝至卷第十三	四〇
法言序	四三
音義	四五

揚子法言

李軌注

學行卷第一

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

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

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不在在也言在仲尼也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

駕傳也

茲此也如將復駕

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

或曰。學無益也。如

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

礪錯治之名

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

螟蠃之子。殫而逢螟蠃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有之矣。速哉。七十子之有仲尼也。

有類也螟蠃遇螟蠃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遠於是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

切磋琢磨

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

也已矣。

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

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

矣。曰。川有嶺。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嶺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

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

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

方術之家言能鑄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

曰。吾聞觀君

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

鑄之令

或人歟爾

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暇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為人富莫大焉和其重焉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

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數焉

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

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

爲不少矣。

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一開之市。不勝異意焉。

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

一卷之書。不勝異

說焉。一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義之旨

習乎習。

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

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大小之相形學高下之相傾

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水滿坎而後進

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鵽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平。

鵽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

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土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道

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業者也。

斧藻猶刻栢丹檀之飾棗檀也

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

人由禮義開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

賢人則異衆人矣。

奉宜訓誨

聖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言訓物者其豈徒哉

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

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學

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有其具猶或不能成

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駘驢之馬。亦驢之乘也。駘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

曰。駘之則是。曰。昔顏嘗駘夫子矣。正考甫嘗駘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

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常駘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駘則已矣。如欲

駘。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為道。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乎。為

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耕獵如此利莫

大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

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頻

頻之黨。甚於鵠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鵠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僻害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識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

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

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

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

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真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

能其內。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

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

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

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卷第二崇本在乎抑末舉大道絕乎小辯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

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駭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陳

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

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調諭勸人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

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

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問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

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

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

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變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惑也。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亂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愛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

審行順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愛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費事實。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賊。事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賊。頌者虛僞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

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奇戰之辭足容威施之面。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攄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剝施也。沉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沉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續者未矣。

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無。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

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

者筆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實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僞名考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

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編絡。狸變則

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

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

可擇則穢亂聽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習實生常。孔子之道

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

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

姦姦者以詐欺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緣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緣衣雖有

三百顏色雖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寒文賦雖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

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然後知夏屋之為曄曄也。曄曄蓋覆虐

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邪郭也。邪郭限內外繁姦兇聖人崇仁義正愆違。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

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卷第三

求己以返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

也。善惡混。

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

揚。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衡則迅利。適惡路則驚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

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歟。美戒。慎之至。聖

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珍其

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備。君子之所

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

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

所往。逆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

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

都相。下帷三年。不闕。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

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

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

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有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蒙。不見日月而盲蒙。以喻不學爲闇人。熒

魂曠枯。糟萃曠沈。萃熟也。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墳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或

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

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敢問

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

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

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

憲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

在上。簞瓢掉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犂牛之犛。與玄駢之犛。有以異乎。曰。同。然

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刳羊刺豕。罷

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刳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

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

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質。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說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

任。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

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龜。

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聖人耳不順

乎非。惟正之義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擇焉。任意或

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

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

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法賢人用國檢聖人

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禽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

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提安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者誠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

微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微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

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掩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問道卷第四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

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

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

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以喻經事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

無之。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合則

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渾。或問德表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

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

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

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

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繁冒之人。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

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

開明。它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閉者不下堂，知四方

之，闕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論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

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洽天下，不待禮文與五

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九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

堯，禮義嗃嗃，聖人不取也。

或問：入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正，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

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

者土圭測景
晷度均也 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
諸子之於聖人如是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

樂。礙
限 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

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
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

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耿耿。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
聲聞當時聖人

之言傳
無窮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
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 或問

無爲。曰。奚爲哉。應化
而已 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

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

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
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
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

不見不聞
使之絕 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
而節之 如視

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
值其敝亂得損益隨時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

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數無
禮也 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

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
後感其美善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

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街玉而賈

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開背叛故

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

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螻蟻不腰臘也與。腰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藉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

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尙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

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目眩

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

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

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

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節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峙之風焉至周罔君

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卷第五 測于天地之情者曆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曆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曆天地神明